

铁兵记忆

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 李春旺

霜降时节,寒风又起。我摩挲着那枚五年前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金属的凉意仿佛带着记忆的温度,将我的思绪带回到七十五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的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畔。我的家乡辽南海城弥漫着紧张的战前气氛,校园里驻扎着即将开赴前线的将士。那时我刚满17岁,在海城一中(现同泽中学)读初三。作为一名新青团员(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我毅然响应祖国召唤,提笔从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便将青春与祖国安危紧紧相连。

那时部队严重缺乏通信技术人员,通过东北军区的短期军事和通信技术培训,我初步掌握了一些无线电通信知识和设备修理技能,被分配到铁道兵团,成为兵团第一名无线电通信机务员。1951年11月,我踏上了抗美援朝战场。

铁道兵团机关驻地在朝鲜新安洲凤栖里,负责指挥入朝参战的下属四个师和独立桥梁团,保障铁路抢修,运送作战物资。我们的电台机房设在山洞里,洞口用树枝、泥土伪装。冬天,防空洞里冷得能结冰,我们用破脸盆生火取暖,常被熏得咳嗽不止;夏天则闷热难当,蚊虫肆虐。最辛苦的是摇机员,长时间摇动发电机,累得他们汗流浹背,同志们便不论分工经常替代他们,换下他们休息。战友之间的情谊就像寒冬里的炭火,温暖着彼此。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坚守岗位,保障通信畅通。

那时,我国工业基础薄弱,通信设备简陋,故障频发。我几乎寸步不离机房,随时检修设备,确保指挥畅通。

1952年春,敌军在正面战线接受挫后,凭借空中优势发动“绞杀战”,对铁路、公路和我们的后方兵站、基地实施昼夜不停的狂轰滥炸。清川江大桥作为连接中朝的重要枢纽,成为敌机重点轰炸目标。抢修部队与敌机斗智斗勇,修建迂回临时线路、钢轨浮桥,或者创造性地采用“水下桥”战术,以保证列车能够安全过江。那些日子里,我们坚守电台,及时传递抢修指令。每当听到列车顺利通行的消息,整个机房都会爆发出欢呼——这是我们通信兵最自豪的时刻。

战地生活的艰苦远超如今想象。粮食供应时常中断,我们就靠几口炒面、压缩饼干充饥,长期营养不足导致大家普遍患上夜盲症,一到夜晚便成了“睁眼瞎”。取暖靠砍柴,睡觉挤作一团,几乎每个人都长着冻疮,棉衣里生满虱子。但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依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夜里,大家围坐在一起,聊起家乡亲人,憧憬胜利后的生活,眼里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铁道兵团部队虽不在一线作战,但同样面临着生死考验。那时没有先进的防空系统,全靠哨兵的枪声预警。枪一响,灯火立马管制,驻地一片漆黑。

记得1952年秋天,我奉命乘交通车去部队检修设备。车上一位四川籍军邮员刚登上车厢,就热情地用四川口音与我们打招呼。军邮袋装满了国内寄来的家书。行车半小时后,防空枪突然响起,司机迅速将车开进树林隐蔽。我们刚跳下车,四架敌机便俯冲而下。弹片横飞中,那位军邮员不幸头部中弹,鲜血染红了装满家书的邮袋。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逝在异国土地上。敌机走了,我们默默向这位不知名的战友敬礼,重新踏上征程。

1953年7月28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

当停战的消息传来,整个驻地都沸腾了。战友们向天空鸣枪庆祝,炊事班拿出最好的食材,大家尽情欢聚。停战后,我们铁二师继续留在朝鲜,帮助修复千疮百孔的铁路。

停战时,志愿军装备已大为改善,兵员强大,粮弹充足——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那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彭德怀司令员曾说:“朝鲜战场打胜仗,一半功劳归前方浴血奋战的同志,另一半功劳归负责维护交通、保证供给的同志。”而他那句“帝国主义在东方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国家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的名言,更是震彻世界。

1954年10月,部队凯旋。当列车驶过鸭绿江,望着窗外熟悉的景色,我不禁热泪盈眶。近三年的战场岁月,有过惊心动魄,有艰苦卓绝,但更多的是坚守的信念和战友的情谊。在铁道兵团通信部门的日日夜夜,我见证了铁路线在轰炸中被毁,又在抢修中重生;见证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更见证了志愿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守护祖国的和平与安宁。

1131位铁道兵战友,永远长眠在那片盛开金达莱花的土地上。

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们曾经年轻,曾经恐惧,曾经坚强。我们用青春守护了和平,用生命捍卫了尊严。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5周年,75年的光阴转瞬即逝,但那段记忆依然历历在目。这枚纪念章,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所有为了和平与尊严而战的人们。它将永远提醒后人:和平来之不易,尊严需要捍卫,而青春在为国奉献中绽放的光芒,将穿越时空,永恒不灭。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

登高英雄杨连第的抗美援朝日记

□ 沈正华

“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们!”翻开古老的日记本,泛黄纸页上的印章文字依旧鲜艳如血。这是“登高英雄”杨连第在抗美援朝期间使用的日记本,如今馆藏在铁道兵纪念馆。

这本日记由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在1951年5月印刷发行,绿色硬卡纸封面,封面上有“学习手册”几个字。日记本的扉页上,有杨连第用钢笔手书的签名。随后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标准像、1951年的日历,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内容。在1951年8月和1952年4月间,杨连第用并不十分美观的字体,在这本日记上记录了自己回沈阳参加铁道兵团首届英模大会、回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以及重返朝鲜的点滴和个人随想,成为我们研究英雄的珍贵史料。

1951年7月,在朝鲜前线清川江大桥的抢修中,杨连第带领一个排与洪水搏斗,历经12次失败,终于提前2小时完成便桥抢修任务,再次荣立大功。之后,他回到沈阳参加了铁道兵团首届英模大会。“8月25日到沈阳,兵团各首长全体同志热烈欢迎我们。9月1日大会开幕,大会进行9天,当中休息1天,9月9日胜利闭幕。当中听到了30多位战斗英雄的事迹报告……”在这次会议上,杨连第作为英雄代表报告了自己所在部队的战斗历程,又当选为志愿军归国观礼团代表,随即到沈阳军区与志愿军其他英模代表集合。“9月18(日)和兵团各师英模代表同志,到沈阳军区报到后,转到沈阳饭店,与志愿军各个军的代表会晤……”

“9月25日下午9时,3000多人在沈阳车站热烈欢送(我们),9月26日下午到北京,首都各界代表3000多人到车站欢迎,内有陆海空军……”在人潮汹涌的车站,杨连第或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一年前,同样是在北京,杨连第作为解放战争中的英雄参加了全国首届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会后即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年后回北京,迎接他的依旧是鲜花和群众,只不过称谓有了变化——他已经成为志愿军的英雄代表。来到北京后,杨连第参加了国庆观礼,在中南海再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并出席全国铁路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特邀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1951年12月25日,在滦县本城作报告,听的人都是地方干部。”在京参会后,杨连第便随着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华北小组一起,辗转华北各地报告志愿军事迹。1951年10月6日的人民日报第四版刊载了杨连第报告的内容《铁道兵团在朝鲜前线》。

其间,文化不高的杨连第不忘政治学习,他用并不流畅的笔触写道:“勤看、勤读、勤问、勤写,是文化学习重要的四点,只要坚持,一定可以学得好。”“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在朝鲜停战谈判小组委员会上,我方声明绝对不能干涉内政……”

杨连第还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一封家书的草稿:“父母大人,前些日子见面后不久,我们就离开了天津,以后又到山海关、唐山,现在在保定,每天作报告,我现在一切都好,清(请)大人不要挂念。我们捎去的东西你们收到没有?给他们都送去了没有?旧年节快到了,希望大人注意身体,愿你们快乐的过年。接到信后望来信才好,来信可寄石门军分区政治部转交志愿军战斗英雄归国代表交儿即可。”寥寥数行,掩盖不住杨连第对父母的孝心。可是,鲜为人知的细节是:杨连第此前到天津作报告时,并未向首长报告自己老家就在这里,若不是儿子杨长林的小伙伴看到了正在作报告的杨连第,他就错过了和家人的最后一次团聚。面对首长的责备,杨连第说:“我回来是向全国人民做报告的,不是为了回家。”

在国内结束报告后,杨连第于1952年3月返回朝鲜。“3月23日到达师部,报告1次,29日到本连。”

回到连队后,作为技术副连长的杨连第迅速投入工作。“4月1日,中队首长开会,总结3月份的工作,布置(置)4月工作。”“4月2日,参加现场抢修,和二排一起工作,上午午饭后向小组汇报技术教员的谈话。”“8号点名,说3个事,一维修,二卫生,三生产。”

日记的最后,是一份未完成的施工计划表,上面记录着起道、换道木、运石砟、补弹坑等工作。到这里,这本日记就戛然而止了。之后的5月15日,英雄杨连第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给家人留下了无限的遗憾,却也为后辈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今年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10月25日也是抗美援朝纪念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和日子里,共同翻看革命先烈的日记,追寻英雄的奋斗足迹,意义深远。

作者单位:中铁十一局一公司



高铁如龙跃麦浪
肖文青 摄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三公司

铁建故事

隧道深处,刻印年华

□ 刘刚刚

三载春秋,在地铁建设者的时间轴上,不过是一段短短的隧道里程;于我,却是一场漫长的洗礼与蜕变。从初出象牙塔的青涩到如今的从容笃定,其间浇灌着钢筋混凝土的厚重,也闪耀着初心的光芒,更镌刻着城市奔涌向前的年轮。

还记得第一次踏入施工围挡内的那个清晨,朝阳透过防护网洒在基坑里,仿佛为这座沉睡的城市揭开面纱。那些戴着安全帽的身影来回穿梭,他们站在地质剖面图前,手指在不同颜色的岩层间游走,说着我听不懂的术语:“盾构姿态”“管片拼装”“轨顶风道”。我举着相机四处捕捉,却总觉得画面缺少灵魂,直到老师傅点拨:“小伙子,别光盯着机器,要读懂这片土地被唤醒的过程。”

于是学会等待。在凌晨时分守候在竖井边,看盾构机如何一寸寸啃噬岩层,发出震彻地心的轰鸣。那声音初听令人心悸,日久竟听出韵律来——不是节奏,是一种执拗,非要让城市血脉畅通的执拗。钢铁与岩石的较量中,偶尔迸出火花,在幽深的地下格外耀眼,像永不熄灭的信念,在地层深处写下倔强的诗行。

亲嘴似海

晚高峰的风裹着重庆初秋的湿凉往衣领里钻时,夹杂着一股甜中带焦的香气扑过来,像根浸了蜜的细麻绳,“唰”地拽住我脚后跟——转角墙根下支着个铁皮炉子,炉边半埋在炭灰里的红薯堆成小丘。我站在离炉三步远的地方,看摊主握着铁钎翻红薯。火星子“噼啪”溅起来,映得他额角的汗珠亮得像碎银。那香气太冲了,直往鼻腔里钻,倒像把生了锈的老钥匙,“咔嚓”一声捅开了记忆的门臼。

那应该是童年深秋的事了。老屋对面半山腰的红薯地,总在我放学路上勾着魂。我蹦跳着踩过田埂跑在前头,惊起几只灰雀,扑棱棱掠过爬满豆荚的竹篱。奶奶扶着竹篮跟在后边,另一只手攥着锄头把儿,蓝布衫被风掀起一角,露出裤脚沾着的新泥。“慢点跑!看脚下!”她的吆喝裹着山风飘过来,像山涧里的溪水,清冽凌冽的。

红薯藤爬得满地都是,奶奶弯腰扒开叶子,锄头轻轻一撬,就有滚圆的红薯“骨碌碌”地冒出来,还裹着湿淋淋的泥。我蹲在地上捡,专挑最胖的那只,用手指蹭掉表皮的泥,露出暗红色的皮,忍不住凑到鼻

夜间浇筑,是我见过最动人的坚守。场上的工人们屏息凝神,只有对讲机里偶尔传来简短的指令。他们知道,此刻注入的不是泥浆,是整座城市的筋骨,是通往未来的通道。灯光下,每个人的安全帽上都沾着泥点,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泥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节点突破,原是在无数这样的坚守中孕育出来的,如同种子在黑暗中蓄势待发。

也曾跟随测量人员穿梭在隧道中。年轻的技术员扛着全站仪走在前面,用喷漆在管片上标记数据。那些红黄相间的符号,在外人眼中犹如天书,于他们却是写给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老测量师忽然停下脚步,轻抚着隧壁:“等地铁通了,这里的市民就不用堵在路上两小时了。”水汽氤氲中,他的眼镜片模糊不清,但那双眼睛却仿佛能洞穿岩层,清晰地看见未来列车飞驰的景象。

三年间,我的镜子里留下了太多转身的背影:工程师弯腰复核沉降数据时被汗水浸透的后背,焊工在钢花中佝偻成一座雕塑的脊梁,工长在晨会上挥舞手臂

藏在初秋暮色里的红薯香

□ 刘 佳

尖一闻——嗯,是那股熟悉的土腥气。

“莫着急,等一下就好。”奶奶把红薯丢进竹篮,用稻草盖得严严实实,自己却先捡了个小的,在田埂上用锄头刨出一个小坑,生起一炉火。她把红薯埋进烧得滚烫的草木灰里,又覆上层细土,“闷起烤的才香。”我守着那堆火,看火星子往上蹿,焦香裹着土腥气漫过来,直往心里里钻。等红薯熟透,奶奶用枯枝扒开灰,拍掉表面的土,掰开的红瓤还冒着热气,中间的糖心软得能融化。她总把大的那半塞给我,自己啃小的,嘴上还不忘说着一句“奶奶不爱吃”。

后来,我去了城里念书,再到毕业后入职中国铁建,扎根重庆主城区上班,回老家的次数也就一年比一年少。我忍不住想再吃一口红薯时,却发现用微波炉烤出来的似乎总少了点什么。

时绷紧的肩线……那些不曾面对镜头的面容,反而在每一环管片里永恒,在每一段铁轨中延伸。

最后一段隧道贯通,盾构机刀盘缓缓停止旋转。没有人欢呼,大家只是默默检查接缝,测量精度。直到总工摘下安全帽,花白的头发在风中轻扬:“通了。”两个字轻得像叹息,重得如泰山,在隧道中回荡成永恒的诺言。

回望这三年,那些深夜里斟酌的字句,那些反复推敲的文稿,那些为捕捉完美瞬间而等待的日夜——原来我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建设,用文字为沉默的建造者立传,让磐石开口说话,赋予钢铁以灵魂。

试运营首日,当我站在崭新的站台上,目睹首列地铁列车平稳驶来,银白色的车身在灯光下流转着温润的光泽。忽然想起三年前老师傅说过的话:“咱们修建地铁,就是在为城市描绘地下彩虹。”如今,这道七色彩虹已然蜿蜒穿梭在城市的地脉之中,而我的文字,也化作彩虹中那一抹淡雅的色调,在岁月长河里静静散发着微光。

岁月会流逝,钢轨会磨损,但建设者赋予这座城市的精神印记永不褪色。每一个通车运营的黎明,都是我们献给都市的早安;每一次列车平稳停靠,都是我们写给市民的诺言。在这条没有尽头的地下长河中,我们都是潜行者,用脚步丈量梦想,以匠心守护归途。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大桥局二公司



作者单位:中铁二十二局房地产公司
书法 李晓晴 作